

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蛇

□ 乔忠延

黄土作人。”还有另一则神话，说是洪水泛滥，先民尽被淹没，唯有伏羲、女娲兄妹存留世上。天帝命令兄妹二人成亲，这才繁衍下众多华夏子孙。传说中的先祖伏羲、女娲是何等身材、容貌？《楚辞·天问》写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释：“女娲人面蛇身。”而郭璞注释《山海经·大荒西经》也同样认为：“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观赏古人为伏羲、女娲所作的画像，二位先祖都是人面蛇身，而且两条蛇身扭结为一体，难分难舍。

传说里，中华先祖是“人面蛇身”，足见炎黄子孙对蛇的崇拜由来已久，历史久远到混沌初开的荒远古期。

考古发现中的蛇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窥一斑而知全豹，将蛇文化作为望远镜，就可以瞭望到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

放眼北国，辽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瓮，腹部饰有花纹。这些花纹红底色，黑彩道，有的两道，有的三道，纹路与蛇颇为相似。据专家考证，这些彩陶瓮距今五千年左右。

纵目南方，在吴越地区曾发现三国晋两时期的不少墓葬。墓中盛行陪葬瓷魂瓶，亦称“魂瓶”“谷仓”。这些瓷器上的浮雕图案多是鸟和蛇。为何要把鸟和蛇装饰在“谷仓”上？农业耕种最怕虫害与鼠害。虫害多发生在水稻生长过程中，嫩生生、水灵灵的叶子时常被小虫蚕食，导致粮食减产。鸟雀可以啄食这些害虫，是庄稼的卫士。一旦水稻成熟，老鼠乐享盛宴的时光来了，它贪婪地填饱肚子，还要放肆抢掠，把稻谷藏进自己的洞穴。而蛇是老鼠的天敌，即使老鼠钻进洞去，蛇仍然可以跟踪追击。将鸟和蛇雕塑在被誉为“魂瓶”的谷仓上，意在保卫粮食安全。

远眺西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着一件蛇纹彩陶壶。陶壶上的蛇纹用黑色描绘，蛇头圆大，略微有点尖；蛇颈微细，卷曲处稍稍有点粗，细长的尾巴舒展开去，显得很有力气。这条蛇生动传神，看似素描，却不乏写意之韵。此壶属于齐家文化类型，距今约五千年。在西南四川的出土文物中，蛇形装饰也没缺席。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蛇形阴阳形器，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过蛇形石雕。

注视东部，先用蛇形纹饰来装扮生活用品的时间更早。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人，就把蛇演变为几何图纹刻画在各种陶器上。到了良渚文化时期，那时的先民喜欢将栩栩如生的蛇图形雕刻在陶器和玉器上。浙江余杭遗址群出土的一块陶片上，饰有蛇纹；浙江奉化名山后遗址出土的两件陶器残片上，饰有蛇纹；江苏苏州吴中区草鞋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盖上，饰有蛇纹；上海金山亭林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片上，饰有蛇纹；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鼎的腹部与鼎盖，饰有蛇纹；同样是该遗址出土的两件贯耳壶和一件陶甗上，均饰有蛇纹……陶罐、陶豆、陶瓶上的蛇纹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专家认为，那时蛇对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影响，很有可能已成为先民的祭祀灵物，或部族图腾。

聚焦中原，蛇形、蛇纹饰在考古发现中仍没有缺席。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上就发现过蛇纹。陕西渭南地区出土的鸟龙彩陶盆，那鸟就是“鸟首蛇身”，纹饰与蛇别无二致。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拓片《嫦娥奔月》，左上方雕刻的是一轮圆月，月轮中央伏卧一蟾蜍；画面主体刻着作飞升状的嫦娥。画面空白处云气缭绕，九星散布。引人注目，这翩然成仙的嫦娥居然是人身蛇尾。

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频频出现在荧屏上。如果你见过实物，会发现那陶盘上环绕的似乎是一条蛇。不过仔细分辨，这条蛇已经在悄然变化。它的身体不是蛇形，而像鳙鱼的斑纹；头部两侧的形状似耳，与无耳的蛇有别；牙齿为锯形，与蛇的牙齿不同；口衔枝状物，犹似嘉禾。这是一条按照人的愿望正在变化为龙的蛇。

陶寺龙盘发人深思，一下让我想到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西汉刘向《战国策·齐策二》记载：楚有祠者，赐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尾，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未成，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

第一个画出蛇的人，因为给蛇添足失去美酒，而被第二人享用了。自古以来，画蛇添足者都被视为蠢人。不过，若是换一种眼光看，这位添足者未必不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画蛇添足，让蛇迈开了向龙转变的第一步，再添角、添须、添尾……就是当代腾龙九霄的中国龙。难怪世人这样概括龙：“牛头马面蛇身子，鸡鱼鸟鳞尾巴。”

此时再来看看那位因画蛇添足而丢掉美酒的人，他非但不愚蠢，而且目光远大，不为杯酒陶醉，志在创造代表炎黄子孙伟大理想的中国龙。

话说回来，从陶寺龙盘到画蛇添足，龙的形象在演进中千变万化，但无论其形态如何演变，以蛇为主体的特征，却亘古不变。

无处不在的蛇民俗

供奉四方神灵，是民间久有的习俗。若是建庙，无论大小都会有四方神灵在周边护佑。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早已成为定式。青龙、白虎、朱雀，都是一种动物，唯有玄武由两种动物组成，一种是龟，一种是蛇。尤其其道教宇宙之中，龟蛇合成的玄武形象屡见不鲜。

在民间，曾有信奉“五仙”的习俗，东北地区尤其。五仙是狐仙、黄仙、白仙、灰仙和柳仙。狐仙是狐狸，黄仙是黄鼠狼，白仙是刺猬，灰仙是老鼠，而柳仙就是蛇。蛇怎么会成为柳仙？这与神话里共工的巨属，凶神相蛇有关。相鼠，又称相柳，《山海经·海外北经》写道：“蛇身九头，食人无数，所到之处，尽成泽国。”相柳，其原型就是蛇。因此，把蛇称作柳仙顺理成章。也有人认为，柳仙是对蛇的赞美。柳树万条垂下绿丝绦，微风吹来，条条飘逸飞舞，婀娜多姿，总让人联想到娇柔的女子。自古以来，文人喜欢用杨柳形容女子纤细的身材，柳叶眉也是古代美女的标志之一。蛇，身姿柔软，可与柳树、仙女媲美，封为柳仙自然而然。

民间对蛇的崇拜很多，江南更为普遍。江苏宜兴人将蛇称为“蛮家”“苍龙”。他们认为，蛇能带来吉祥如意，形成了在元宵节、二月二、重阳节祭祀家蛇的习俗，称之“请蛮家”或“蛮家”。台湾排湾人自称百步蛇后裔，喜欢用蛇装饰自身，不少妇女将蛇纹刺在手臂上，以此为美。排

湾族酋长家里的用具多装饰蛇图案。

天南海北扫了一圈，却忘了自己本就是在蛇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孩童时期生活在乡村，哪怕家里粮食再少、白面欠缺，清明节前一日母亲都会蒸一个雪白的馍馍，圆鼓鼓的馍馍上盘着一条蛇，人称“蛇馒头”。蛇馒头寄托着父老望子成龙的祈盼。那为何不蒸个龙馒头？因为在封建社会，龙是天子的专利，平民不敢僭越，民间百姓就以蛇代替龙表达心愿。

清明节天色微明，我和一群伙伴便拿到了蛇馒头。此时即使垂涎欲滴，也不能马上张口啃食，而要去村里最高的白杨树下，把蛇馒头朝上空抛，嘴里还要大声喊出：“白杨高，白杨高，请吃馍呀树梢梢，让我长得与你一般高！”同时，双手接住下落的蛇馒头，这样才能大口享用。

古典文学中的蛇

何止民俗风情，打开中国文学宝库，蛇同样活跃在其中。“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在《诗经·小雅》中，女子梦见蛇能生女孩，说明蛇是吉祥之兆。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在《楚辞·天问》中，屈原借助蛇揭示一些人贪婪的欲望。蛇嘴何其小，象身何其大，小蛇哪能吞下大象。此语流行于民间，变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心不足吞太阳”。

“何况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李白将蛇写入《草书歌行》。怀素的草书能够“墨池飞出北海鱼，笔锋杀尽中山兔”，狂颠得犹如酒后的李白。不过，李白再狂颠也还有几分清醒，那怀素的笔墨落在纸面是何状态？“时时只见龙蛇走”，书法酷似龙蛇起舞，真是水平高超！

西晋文学家傅玄奋笔疾书：“嘉兹灵蛇，断而能续。飞不须翼，行不假足。上腾云霄，下游山岳。逢此明珠，预身龙族。”“飞不须翼，行不假足。”快哉，快哉！

让我们穿越时空，再将目光投向伏案写作的柳泉居士蒲松龄。他正在写《聊斋志异》，写狼，写鼠，写狐狸，写着写着，写到了蛇，兴趣更浓了。写了一篇《螻蛄捕蛇》，不尽心；又写一篇《蝮蛇》，还不尽心；再写一篇《蛇人》。《螻蛄捕蛇》中，小小的螻蛄居然爬上如碗粗的巨蛇头上，啃咬不放。蛇疼痛难忍，“摆扑扑从树中，以尾击柳，柳枝崩折”，可就是制服不了微不足道的小螻蛄。最后，蛇被螻蛄撕裂肉而死，这是蛇的败绩。蒲松龄似乎并不甘心，继续写蛇。

《蝮蛇》中，蛇变得驯顺了一位老道士养蛇，蛇多且大，大的“粗十余围”，小的“约可五六围”。蛇见到生人就怒目而视，道士呵斥即乖乖闪到一边，蛇犹如家中的狗一样乖巧。

再写到《蛇人》，文中的蛇有了人情味。蛇人以耍蛇为业，他曾经养了两条蛇，分别叫大青和二青。后来，大青死去，二青也不见了，蛇人不胜伤心。忽一日二青复归，还带回一条小蛇。蛇人转悲为喜，称小蛇为小青。几年后小青长得太大，只好放还野外。又过了数年，一次蛇人外出，被一条大蛇追赶，回头看发现蛇头项有个红点，认出自己养过的二青。蛇人放出箱子让小青，两条蛇“交缠如始糖状”。蛇人将两条蛇一起放走，之后再没听到二青追赶吓人的闲言碎语。

还有一篇《蛰蛇》，写出了蛇的神奇。一私塾挨近野外，厕所紧靠东壁，有个书童如厕很长时间不见出来，先生去看，惊奇不已。只见书童“起空中二三尺，倏起倏坠，移时不动”。原来，“壁缝中一蛇，昂首大于盆，吸气而上”。真是奇观！蒲松龄笔下的蛇多种多样，篇篇精彩。

魅力无穷的《白蛇传》

明代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是关于蛇的最完整、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

冯梦龙小说不仅扩充了此前的一些传说故事，还赋予白蛇少见的人性。由白蛇变化而成的白娘子爱上了许宣，与他结为夫妻。白娘子虽几番被道士、高僧破除真身，仍痴心不改，真情不移。然而，世人仍把她视作妖孽，最终，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冯梦龙最初本是借助白娘子的故事，劝说世人不要像许宣那样贪色着魔，何曾想到他的妙笔，激发了民众对白娘子的怜悯之心和对爱情的渴望之情。无数人口耳相传，又经过文士的整理和改编，故事演变为家喻户晓的《白蛇传》。

《白蛇传》中的白蛇白娘子，一心一意爱着许仙。（许宣在新演变出的故事中，已改名为许仙。）白娘子与许仙成婚，不再给许仙带来麻烦，二人过着幸福欢乐的家庭生活。故事里的矛盾和冲突皆来自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的蛊惑。许仙听信法海的劝说，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蛇形的白娘子吓死了许仙。白娘子冲破重重艰险，取得灵芝仙草，救活了夫君。然而，许仙再次受到蛊惑，被法海软禁于金山寺。白娘子青与法海斗法，水漫金山寺，许仙趁乱逃出来，有情人才重又团聚。这一来，纯情的白娘子更为世人喜欢，不仅在故事中讲述、弹词中传唱，还在戏台上演出、电影中放映。《白蛇传》被认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中最为动人的一个。

姑且不说其他形式的《白蛇传》如何动人，仅戏剧中的白娘子形象就醉人心田。醉人的不仅是颜值，更是白娘子善良的心灵。我的家乡流行蒲剧，每次唱《白蛇传》，乡村宽阔的戏台都会爆满。当那白娘子亮相一唱，顿时安静得如同杳无人迹的空谷。至今我还记得白娘子的几句唱词，“自从你离为妻悄悄出走，那一夜我不等到你几上高楼，对明月思官人我空床独守，思官人常使我泪湿衫袖。我把咱夫妻情思前想后，怎不由我女流辈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二愁咱夫妻情思难丢，三愁你茶饭不可口，四愁你衣服烂无人补绣。”不待演员把白娘子思念许仙的唱段唱完，台下已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在我看来，人们大声叫好固然因为演员的唱功，更因为演员以白娘子白蛇之口，唱出了世人对真挚爱情的向往！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许多与蛇相关的地名。深圳有闻名全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蛇口，武汉有扮靓诗词的蛇山，南京不仅有蛇山，蛇山下还有蛇山巷。以蛇为名的村庄那就多了，蛇盘村、蛇塘村、蛇骨村、蛇伸头村，分布在全国各地。北京周边更是把带有蛇的地名多样化了，有蛇鱼川、蝮蛇梁、蛇水湾，还有青蛇岭。辽宁大连有蝮蛇成群的蛇岛，此外广东汕头、湖南永州、福建漳州等城市，都有蛇城之称。

蛇地名、蛇风俗、蛇文化，从古至今，与我们携同行。感谢中华先贤，他们创设了十二生肖，将动物与我们的生命密切关联在一起；他们创造了生肖文化，传给了我们民族和谐共生的精神基因。

神州中国临汾放歌

□ 程德凯

站在历史的长河
昂起我高高的头颅
丁村古人
陶寺先祖
尧王圣贤德高望重
点亮开启文明之光
上下五千年风雨
铸就我铮铮脊梁
创造出华夏灿烂辉煌
中国的名字从这里启航
响彻在世界寰宇
我左倚太行右靠吕梁
挺胸举起双手
撑起蔚蓝色的苍穹
雄浑坚韧是我的品格
汾河奔腾
是我的血液在激荡
浪花涌动
是我心灵放飞自由歌唱
脚下肥沃的土地
是我深情的故乡
历史长河
风云卷巨浪
英雄豪杰显锋芒
大汉猛将霍去病传奇载史册
关羽英勇忠义世人膜拜
晋国称雄霸四方
更有武则天智破千重浪
司马光笔下春秋事
岁月长河水流芳
我的身躯覆盖着
有广袤的森林和无边的草场
我的胸中
有无数矿产宝藏熠熠生辉

黑金璀璨照亮八方
五谷丰盛盈满仓
滋养了华夏儿女共安康
浮山林红柿子繁
古县核桃皮薄肉厚香满园
隰县酥梨玉露香
吉县苹果诉衷肠
隆化的小米永和枣
大宁西瓜赛蜜糖
山西熏醋
非遗之味醉千古
杏花美酒
浓郁甘香醉人间
名优土特
繁星灼灼映华天
洪洞大槐树
根深叶茂血脉相连
黄河壶口浪滔涌
那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
拼搏奋进的号角在吹响
我用诗和远方
描绘华夏豪情万丈
讴歌神州华彩新篇章
中国
我爱你 情深似海无边无际
山西
我爱你 人杰地灵美名扬
临汾
我骄傲 华夏第一都源远流长
新时代新征程新篇章
在这热土上谱写奏响
高歌
三晋彩云中西响激扬

徙居渝州沙坪坝感怀

□ 乔卫东

自晋南平阳徙居巴渝沙坪坝，山河异色，风物殊途，感怀颇深，遂作文以记之。

一日天晴，晋南平阳，寒暑易节，春燥秋肃，冬雪皑皑，夏阳灼灼。而巴渝之地，暑溽冬霖，四时云雾缭绕，炎夏如蒸，湿气侵骨，偶见晴空，竟似恩赐。初至渝州，衣食不丰，下足生苔，恍若居水泽之中，嗟乎！

二日饮食，晋人尚面，醯醢为珍，一箸刀削，一碟老陈醋，足慰乡愁。渝州庖厨，椒麻辛辣，鼎沸九宫，烫脸炙肠，初尝涕泪横流，再食汗透重衫。然时日既久，竟觉麻辣穿肠，如饮醍醐，快意非常。嗚呼，口腹之欲，亦可驯乎？

三日风土，平原地势坦荡，车马从容；渝中山水盘纤，楼阁参差。或行千步石阶，或穿百丈隧洞，仰观轻轨悬空，俯见两江环抱。沙坪坝者，文教鼎盛之地，庠序林立，书声琅琅，少年意气，充盈街巷。虽无故乡桑梓之闲，却有都市蓬勃之气。

四日人情，晋语浑厚，如汾水低吟；渝言明快，似巴峡飞泉。初闻“摆龙门”“要得”，茫然若闻夷语；然市井之徒，性直如矢，笑骂皆真，偶问歧路，必引臂遥指，殷勤相告。虽方言隔阂，竟觉心扉易启。

山川殊异，北原南蛮；民风迥然，北朴南婉。故园迢递，莼鲈之思未尝绝；然江山胜景，人文荟萃，亦足拓胸襟。昔陶令适南山，东坡谪岭南，皆随遇而安。今吾徙渝州，虽无先贤之迹观，然假以岁月，或可融通南北，心安此乡矣。

文言简略，然移居之感，非千言可尽。水土渐服，乡音不改，唯此间烟火冷暖，自成文章。

朴实的爱

□ 高红运

几根带着潮湿泥土的大葱
一颗沾着露水的白菜
两个灰头土脑的老南瓜
几条嫩皮细腰的紫红薯
这些农家小院自产的蔬菜
是一对古稀老人能拿出的最后的爱了
尽管城里的生活物资富足
不缺这点乡下的菜菜叶叶
但你能拒绝一对老人对儿女们无尽的绵爱
把这些东西装上车
也就又一次接受了老父母朴实的心意
没有多余的言语
唯见老爹老娘满脸的皱纹中
流出欢欣的笑意

尧风

一山一水一风景

弓小琴 撰

本版责编：宋海华 本版校对：张晶

